

中国封建社会 农民革命哲学史略

襄樊市工人理论组
武汉大学哲学系72级学员

八、太平天国革命英雄 “杀绝妖魔”的斗争哲学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强盗肆无忌惮地侵入中国，与腐朽卖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狼狈为奸，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广大人民在苦难中惊醒起来。正如马克思当时指出的：“鸦片不曾发生催眠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在中国，在这块活的顽石上，开始了革命酝酿。”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不断高涨，反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鸦片战争后十年内，我国南北各省，汉、苗、回、壮、彝各族劳动人民，纷纷以捻党、白莲教、天地会、拜上帝会等作为组织形式，广泛发动了反清斗争，一八五一年，终于汇合成震撼全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是出身农民家庭的贫苦知识分子，1843年开始秘密的革命活动，1845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革命著作，利用原始基督教中的平等观念，结合中国农民革命的思想传统，创造出新的批判武器，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1851年，经过长期的组织准备，洪秀全领导下的农民军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不到两年就发展到几十万大军，横扫长江中下游，给国内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被马克思赞为“不可抵抗的革命”。1853年在天京（今南京）建立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制定和实施了空前明确的反封建革命纲领，英勇抗击了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进攻达十一年之久，把我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推向了最高峰，同时，揭开了我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序幕。

伟大的革命风暴孕育伟大的革命思想。洪秀全是伟大的农民革命思想家，是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之一。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把农民革命思想和农民斗争哲学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我国哲学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灭清开国”的暴力革命思想

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继承历代农民革命传统，坚持农民革命路线，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统治的最高权威，对清王朝发出了“讨胡”、“诛妖”的革命檄文，愤怒声讨清朝统治者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重重罪恶，指出以清朝皇帝为首的封建妖魔，制造了许多“妖魔条律”，钳制人民手足；让贪官污吏，布满全国，“剥民脂膏”，使人民贫困死亡；“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封建统治已腐朽到了极点，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变成了人间地狱。太平军明确宣布：“满妖咸丰”就是中国人民的“世仇”，是起义农民“必诛”的对象；并号召各族劳动人民，“各各起义”，“同心同力以灭清”，“扶天王以开国”，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劳动人民“共享太平之乐”的新国家。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认识到，这是一场革命农民同封建妖魔的生死斗争。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全是一些“作怪多变”的“老蛇妖鬼”，他们既残忍，又狡猾，对劳动人民决不会发“善心”、行“恕道”。只有采取暴力手段，“扫除妖魔”，人民才能获得解放。他在组织起义过程中，不断地用暴力革命思想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在酝酿起义时，他就写下了气势磅礴的战斗诗篇：“手持三尺（剑）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劳动人民要求得解放，只有拿起“三尺剑”，掌握“杀伐权”，才能打出自己的江山。在血与火的激烈战斗中，他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齐杀妖”，鼓舞男女将士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擒尽妖魔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把一切妖魔鬼怪收拾干净，实现“太平一统”的革命理想。在建立革命政权后，他也没有放下革命的刀把子，主张“杀绝妖魔”，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和内奸叛徒的破坏活动。这种誓把妖魔鬼怪“擒尽”、“杀绝”的革命观点，把红巾军“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暴力革命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

在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还制定了“灭清开国”、“统治斯土”的农民革命路线，不仅同清王朝进行了持久的武装斗争，而且痛斥民族投降主义路线的罪行，号召太平军将士“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战斗到底，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殖民主义者的政治诱骗和武装进攻。当美国传教士妄图诱骗洪秀全放弃革命思想，改信西方的基督教时，洪秀全断然拒绝道：“中国人有自己的骄傲，不愿从外国人手中接受福音。”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妄图诱骗洪秀全联合灭清、“平分中国”时，洪秀全又断然拒绝道：“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农民领袖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粉碎了外国豺狼们的阴谋诡计，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坚持独立“自举”、实现革命“大计”、建立农民革命统一政权的英勇豪迈气概。当殖民主义者见利诱不成，狂叫要支持清朝政府来扑灭革命时，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横眉冷对，义正词严地回答说：“尔等如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对这批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豺狼表示了高度的轻蔑。正是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太平军表现了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把殖民主义者的“常胜军”、“常捷军”打得落花流水，统统成了常败军。马克思当时热烈称赞太平军抗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时说：“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民所幻想的那一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脑子里的魔王。”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阶级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反映在农民起义军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投降与反投降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混入太平军的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韦昌辉，为了达到他们篡夺革命领导权、大搞独立王国的野心，玩弄阴谋诡计，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团结，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叛徒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的革命路线阳奉阴违，在窃取苏浙地区军政大权后，排斥异己，结党营私，推行一条“依古制而惠四方”、“宽刑以待万方”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为博得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终于可耻地背叛革命，投降敌人。太平天国英雄们在正确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同中外反动派和内部的投降主义、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尽管这场革命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剿杀下失败了，但他们那种“勿惧妖魔奸谋”、誓把妖魔“擒尽杀绝”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精神是永放光辉的。

“共享太平”的空想社会主义

太平天国革命是旧的农民革命发展的顶峰。洪秀全总结并发展了历代农民革命斗争经验，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它明确规定夺取全国政权后所要实行的政治、经济、文教措施，阐述了“共享太平”的社会理想，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把我国历代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理想更加丰富、具体化了。

这一革命纲领的核心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分土地，使“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在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同时，在分配问题上还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建立财产公有的“圣库”制度，对婚丧等费用和丧失劳动力及无法生活的人实行供给制，做到“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为了保卫“共享太平”的社会制度，在国家组织形式上还实行政、教、劳、武结合的制度，使人民生活军事化，“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它不仅抓住“王侯贵人”之所以“剥削穷人”的土地问题，对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而且体现历代农民“公天下”、“均财富”的革命理想，提出一整套政治、经济、男女、社会四大平等的主张。这对“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建封地主阶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孔孟之道维护的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一个深刻的批判。尽管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个纲领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美好社会，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把全部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分给或平均分配给农民”，却“表达了最彻底地消灭整个旧制度和全部农奴制残余的最坚决、最彻底的愿望。”

《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绘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它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平分土地来消灭剥削、压迫乃至消灭私有制，实现“人人不受私”，“无处不均匀”的平等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纲领的实质，则在于它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当时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列宁在分析民粹派的乌托邦时指出：“平分土地”的要求，实际上是广大农民

群众的“民主运动高涨的伴侣和象征”。“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正因为这样，当马克思、恩格斯了解到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时，曾给予最热情的赞扬，指出这种“中国的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穷苦黎民同庆贺，天军带来太平春”。由于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反映广大农民反封建的强烈要求，代表社会变革的前进方向，所以它受到了广大穷苦农民的热烈欢呼，却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疯狂咒骂。封建卫道士、大刽子手曾国藩，在血腥镇压太平军的同时，更恶毒攻击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说什么主张人人平等，破坏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主张平分土地、公有财产，破坏了封建剥削制度；他狂叫这是使“中国数千年来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阶级敌人的疯狂叫嚣，正表明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在横扫封建纲常名教的斗争中发挥了空前巨大的思想威力。

“乱极则治”的革命变革哲学

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生死斗争，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形成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太平天国的革命变革思想在哲学形态上是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思想。它同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理学唯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洪秀全从阶级对抗的客观现实出发，提出“帝妖对立”的斗争哲学。他把人间一切对立斗争，概括为“皇上帝”同“阎罗妖”的斗争。“皇上帝”不是别的，它是农民革命力量的象征，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阎罗妖”则是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是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洪秀全号召起义农民拥护“皇上帝”的权威，相信自己的革命力量，大胆起来造反，去推翻“阎罗妖”所统治的黑暗世界。“皇上帝”和“阎罗妖”的对立斗争，既是一个政治观念，也是一个哲学观念，它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抗关系在哲学上的反映，是农民革命思想家对现实阶级矛盾的概括和总结，包含着农民革命力量一定要压倒反革命势力的坚定信念。

洪秀全的斗争哲学里，包含着“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历代封建统治者总是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形而上学，妄图以此论证“三纲五常，终变不得”，维护反动统治，抵制社会变革。洪秀全继承并发扬历代农民要变、要革命的变革思想，坚定地指出：“于今夜退而日升矣！……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道也”。用革命的辩证的天道观否定了所谓封建统治万古长存的神话，明确地宣布：清朝的反动统治，混乱已到极点，黑暗已到极点，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唤起人民来“手握乾坤”，收拾这个混乱局面，结束黑暗统治。洪秀全写过一首“反诗”：“龙潜海底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云会定坤乾”。具有冲天威力的革命农民这条巨龙，经过“潜”、“跃”、“飞”的发展阶段，终究要跃出海底，跃出深渊，乘着革命的风云，在广阔天空里自由地飞腾起来，惊天动地、重整乾坤。这首诗，生动而又深刻地表达了洪秀全对革命势力由弱到强、天下由乱到治充满了必胜信念的

革命世界观。

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变革。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发展了历代农民的革命哲学，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辩证法。“革故”就是要对封建统治的旧世界彻底进行改造，“鼎新”就是要按照农民的世界观创立政治、经济、社会、男女四大平等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封建卫道士曾国藩狂叫什么：“唐虞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太平天国英雄们就是要来一个根本“倒置”，要把旧世界的纲常名教打得个落花流水。洪仁玕论证世界由“旧”到“新”转化的必然性，指出：“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衣必洗而垢去，物必改而更新，理之自然者也。”事物由旧到新是合乎规律的变化，而实现这一变化的关键在于必须“去垢”必须“革故”，通过革命变革，就能改造旧事物，创造新天地。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洪仁玕还强调要站在革命立场，才能正确对待新事物，“始能认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喜此新天之理”；否则，摆不脱“旧杂污俗”的束缚，就会认为“新不如旧”，而不能“共登光明善域”。这种反映破旧立新的时代要求的辩证法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农民革命哲学的宝库，对封建顽固派的反动形而上学是有力的回击。

历代封建统治者大肆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观，强迫人民“畏天命”、“守王法”。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们发扬历代农民敢于“冲天”的革命传统，向维护封建政权的神权系统发起了全面进攻。他们的进攻，采取了向封建统治阶级夺取神权的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洪秀全用以组织、发动群众的“拜上帝教”的外衣下，强烈地表现出战斗无神论的思想光芒。

他们把那个为“吃人”的封建制度和为封建皇权作辩护的“阎罗天子”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判定为“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的“阎罗妖”，号召“天下凡间我兄弟姊妹”起来“共击灭之”；而代表农民革命意志的“皇上帝”，则第一次登上了宝座，成了威力无边、主宰一切的唯一“真神”。在这个农民“真神”的统治下，到处布满了革命的“天罗地网”，即使是“最作怪多变”的“阎罗妖鬼都难飞”，被“手段高”的“天父天兄”打得“服服畏天威”。“阎罗妖”的权威既倒，那些守护封建各级政权的“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也就成了“有口不能言，有鼻不能用，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持，有足不能行”的“蠢物”。神不起来了。过去，鬼神最贵最灵；现在，“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过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决定一切；现在，“死生有术，富贵在地。”人力可以胜天。在太平天国革命英雄的眼里，“古来事业由人做”。只要劳动人民手握“三尺剑”，掌握“杀伐权”，就可以“定山河”，“解民悬”，在地上建立“太平一统”的天国。

在战斗无神论的思想鼓舞下，太平天国英雄们满腔革命怒火，以压倒一切之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孔运动，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进行了革命的大扫荡。他们思想大解放，“敢将孔孟横称妖”，革命力量所到之处，“毁宣圣之木主”，变孔庙为屠宰场，“以狗血淋孔孟之头”，到处燃起了焚烧孔孟“妖书”的熊熊烈火。太平天国还广泛宣传“皇上帝”严惩孔老二的故事，说世间种种罪恶的产生，“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皇上帝甚怒，命天使鞭打他。”孔丘跪在地上“再三讨饶，哀求不已。”剥削阶级的大圣人，成了向劳动人民跪着讨饶的罪犯。太平天国对孔丘的凌辱，对孔孟之道的革命大批判，是思想史上的创举，成为以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先声。太平天国“推翻神权、解放

思想”的伟大实践，证明了“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由于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和科学世界观的指导，终于失败了。但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农民革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结 束 语

以上仅就我国封建社会中几次农民大起义高潮所集中表达的农民阶级的革命哲学，作了粗略的论述，但已足以表明：历代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配合武器的批判，不断地发展着自己的批判的武器。

列宁指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种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在中国农民革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也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这种劳动群众的“理想”和“思想体系”。革命农民的政治批判，适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由“伐无道”，反复辟，反对封建依附关系，争取生存权利和人身自由；进而提出了与封建等级制和封建剥削制根本相反的“均平”理想，“等贵贱，均贫富”，“杀尽不平方太平”；终于形成以“均田”为中心，以政治、经济、男女、社会四大平等为内容的农民民主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这种纲领虽具有空想性质，但表现了千百年来劳动农民要求消灭剥削压迫乃至消灭私有制的革命愿望。作为这种政治批判的理论基础，革命农民的哲学批判，也反映了认识运动的深化，由“贵贱无种”的反天命观点，进而强调农民革命的“巨人”，能够“知世”，敢于“冲天”，用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战斗无神论否定儒、佛、道合力炮制的封建神学，横扫一切维护封建统治的“天命”、“天理”、“神佛祖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提高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水平；同时，在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不断加深了对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对抗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等客观矛盾运动的朴素认识，并抽象为“明暗”、“顺逆”、“正邪”、“帝妖”等对立面在斗争中转化的朴素观念，发展了直观的辩证法，表达了觉醒中的劳动群众决心砸烂旧世界，创造“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革命信念。这样一些“非常宝贵”的思想遗产，属于“优秀的人民文化”，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群众在改造世界中对世界的认识和说明，有着最深厚的实践基础，它代表着人类认识发展的正确方向，它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大树上居于主干的地位。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群众是改造自然、变革社会、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基本动力和主力军。在封建社会中，起义农民自己提出来并加以不断发展的革命哲学，是当时革命阶级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曾经武装广大群众，唤起革命风雷，发挥过“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的巨大的动员组织作用。它以特有的战斗锋芒，对封建统治阶级炮制的各种反动哲学实行革命的批判，横扫牛鬼蛇神，砸碎精神枷锁，使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革命首创精神得以发扬；同时，也迫使封建统治阶级的哲学营垒瓦解分化，推动地

主阶级革新派的某些思想家走上法家道路，从而使法家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哲学思想得以发展。农民革命哲学的这种巨大的历史作用，充分证明了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包括哲学在内的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来哲学战场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阵地的主要奠基人。

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哲学，虽有不容抹杀的历史贡献，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民所能提出的社会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小农经济的生产规模的狭小及与之相联系的自然科学水平的低下，也严重局限着农民的眼界，使农民的革命哲学家们所能提出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只能停留在直观的水平，具有朴素的性质，对自然和社会还不能通观全局，洞察本质，作出科学的说明；因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哲学虽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还不可能战而胜之，取而代之，对人类哲学的遗产也还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批判的总结。这个历史任务，只有工人阶级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彻底革命的科学世界观才能完成。

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地总结我们民族的哲学遗产，认真研究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封资修的旧哲学史体系，为贯彻他们继承哲学遗产的反动路线，不仅一贯吹捧儒家唯心主义路线，贬低法家唯物主义路线，颠倒历史儒法斗争的路线是非；而且从根本上颠倒了哲学发展的源流关系，一笔抹杀了劳动人民的革命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固有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史阵地，必须把他们的这两个颠倒都彻底地再颠倒过来，才能恢复历史上哲学斗争发展的源流关系和路线是非的本来面貌。只有这样，才能在哲学遗产的研究、总结中，贯彻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贯彻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的阶级路线，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和区别两种民族文化的唯物史观，通过认真的发掘、研究，重新恢复劳动人民的哲学贡献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固有地位。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正确地总结以往哲学战线上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服务。

历史证明，劳动人民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反动思潮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主要源泉。劳动人民从来是哲学的主人。历史上的革命农民用自己手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武器，扫荡了貌似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求得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因而取得了农民革命战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胜利。通过这样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毫无疑问，可以加深我们对毛主席关于“哲学解放”的伟大号召的理解。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工农兵正在真正成为哲学的主人。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正在为哲学的解放而斗争，正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机会主义头子刘少奇、林彪之流妄图阻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群众相结合的阴谋，乃至教育界某些怀疑和反对“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而坚持要关门办学的奇谈怪论，都无法阻止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的哲学解放的革命洪流。我们坚信，打破封资修的旧哲学史体系，恢复劳动人民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认真研究、总结历史上和现实中劳动人民掌握和运用哲学的具体经验，将会促进哲学的解放，有助于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文完）